

仰止跨世紀之高山 心嚮百壽之仁者

——半世紀因緣瑣事二、三——

釋性圓

民國三十九年暑假，我一出學校就進入佛門，首次接觸到的佛書，便是《佛法概論》。對內容雖不十分瞭解，但也引起了對佛法研習的興趣。四十年秋，就讀佛教講習會時，常聽大醒法師提起印順法師在佛學上的成就，說他當印順法師的學生都不夠資格。（其實他是印公的老師）我們都知道醒公是虛大師的得意門生，當過閩南佛學院的院長，心想：醒公那麼推崇的人，一定不同凡響，就打從心裡期待。而他原來就是首次接觸《佛法概論》的作者。

四十一年我在中壢圓光寺，一天蓮航法師帶我們到台北善導寺，瞻禮一位由香港來台，代表中國佛教會到日本開會的法師，看來年約七十多歲，在大殿，他為我們作簡短的開示，他也就是我們仰慕已久的印公。我們終於見到了他，心裡非常高興，後來才知道他那時才四十七歲。印公一向清瘦，如今已屆百齡，亦復道骨仙風。

四十年春，我到汐止求學，四十三年夏將離開學院時，當時班主任道安法師跟我說：「你往後最好去親近印公，他是從宋永明禪師的百卷《宗鏡錄》以來，共歷五代（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國）而成就最大的高僧；看他身邊的弟子及其著述，就知道他的才學。你要取法於他，耐心的學習，將來才能成器…。」這樣一席話，讓我深喜，知道台灣來了一位難得的「僧寶」，從此我的心中已有一把尺。

四十三年春天，演培法師曾到汐止靜修院講：「從小乘三派說到大乘三系」，我把它記錄下來刊登於《海潮音》。由此因緣，當我離開汐止回到苗栗，承演公愛護，透過福嚴的法師轉達，促我去精舍聽課。可惜因跟壹同寺不熟，而失去親近印公的機會。

好不容易等到四十六年，導師在壹同寺成立新竹女眾佛學院，我雖去參加考試，礙於種種因緣，到第二學年才正式進去就讀，導師斷斷續續為我們講了《中國佛教史略》與《成佛之道》，我從導師的言教與身教中得到很大的啟發，也確立了我日後努力的方向。

從女眾佛學院畢業後兩年（五十年秋），我到台中佛教會館教書，也寄住於此。那時導師兩次託我帶他到苗栗找地，導師說：「他去過法雲寺，路經一個又一個的隧道，蠻有意思的，兩旁青山綠水，景色很美。」他很喜歡那些地方，要我帶他去看看。他從新竹，我從台中，在苗栗會合。看了大湖東坑，苗栗市郊，頭屋象山等地，都不很理想。那時我剛出來為佛教服務，一心想回報佛教栽培，教了一年半書，鐘點費分文未取，所以陪導師找地，也沒有能力雇計程車，有巴士坐巴士，其他都讓導師走路。還記得最後到我住的寺院時，已近黃昏，導師走得滿身虛汗，汲得休息，緊接著又要趕回新竹。到苗栗，送導師上車，望著他疲憊的神情與背影，我的內心十分不忍與不捨！所幸老人家虛弱的身子，如今已上百歲，真是眾生之福！後來導師才到嘉義找到妙雲蘭若現址。苗栗為我的故鄉，沒能得到導師的駐錫，感到非常可惜！

五十四年五月，我與真智法師在神岡成立了一個小齋房，由導師取名妙音林。那裡環境很幽雅，日式建築，導師很喜歡，那時導師已從妙雲蘭若出關，我們常請來小住，後來我也把慧理學長邀來共住。有一天導師帶我與慧理同去嘉義，要搬藏經去報恩小築。到了嘉義，距妙雲蘭若尚有幾里路遠，導師問了一部又一部的計程車都嫌貴，還一直徒步前行，慧理在旁嘀咕，最後問到一部肯便宜五塊錢的車，才坐上去。那時我才了解導師經濟拮据的苦心。

但有一回，導師來妙音林，與我們共住的達宏法師向導師吐露，說我「想買一部續藏，苦於沒錢，正在煩惱。」是時我也在場，聽了十分尷尬。當時預約價是壹萬參仟多，導師聽了一聲不響，次日交給我伍千元。我愧疚交集，熱淚盈眶。心想：導師多五塊錢的計乘車都捨不得坐，我又怎能忍心收他的錢呢？在那艱苦的時代，導師自己非常節儉，卻捨得拿出那麼一大筆錢來資

助，令我非常感動！當時導師說：「在我們那個時代，要看藏經的話，是要用挑一擔來，挑一擔還的。現在看到你們年輕人願意深入經藏，我很歡喜。」就這樣也只好接收了。雖然那部藏經後來被真智法師請去，但導師的恩情我永遠感念！

回想四十七年在女眾院當學生的時代，每週都由同學兩人一組，送飯上山給導師及做打掃工作，有一次我提飯上山，正逢立委曾華英女士來，導師把自己的飯菜分一半給她，我怕菜不夠，就把平時早齋用的花生倒出端上，結果挨一頓罵：「做了快一星期，還不得頭緒……。」還有一次，我在收拾寢室，發現裡面有幾隻蚊子，要把牠抓出去，誰知導師在後面說：「不要再放進去就好了。」唉！我連當侍者的資格都不夠，真佩服明聖法師當了幾十年，且能把導師照顧的這麼好，真是功德無量！

六十一年我來住神崗慈光寺，兩年後導師在台中南屯養病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我與碧連每逢週六晚上，風雨無阻騎車到南屯陪侍左右，聽聽導師講故事，敘述以前的種種。有時我們也講講笑話給導師聽。談話中導師提到：「我生平只推薦過一個人。」這人就是遠在菲律賓教學、講經的自立法師，他是慈航法師門下，品學兼優的得意弟子，如今宏法於海外，加被於僑界，不負導師的推介。

導師的德學，我一心想學習，卻皮毛也沒學到，但導師說：「他不會去創造因緣，只等因緣來碰我」的個性，我倒是青出於藍，隨順因緣的決定。我在佛門中虛度了幾十年，不但辜負了道老當年的期望，更愧對導師的教導。但要感謝的是：漢傳佛教有通達三藏的導師，才使二十一世紀的佛教，在世界大放異彩。